

■名家茶座

■法官日记

不是所有自我都叫“正青春”

徒手攀岩

□何振华

□郭一琦

一部描述 70 后、80 后、90 后三代职场女性不懈追求自我价值的电视连续剧《正青春》热播引发网上热议。女一号稚嫩的演技虽被普遍吐槽，但她“一惊一乍”的标签式形象，反倒让观众格外服膺二号女主演殷桃的“戏骨级”对戏。戏是大结局了，我想说几句戏外的话。

《正青春》故事的背景是上海，剧情当然是虚构的。一家名为 SW 的国际品牌化妆品集团中国区总部，从几个销售总监之间的业绩角逐，从彼此竞争 CEO 的明争暗斗，从恩师爱徒转瞬即成敌手，从有着原生家庭残缺自卑感的“成功”女性与名企“少东”一场成功的姐弟恋……越是“入”戏，就难免越“见”戏外，让人不能不对这样纯粹是某种编导意念的“传声筒”心生疑虑；坚持问题导向，无疑是新时代的“灵魂工程师”使命所在。今天无数年轻人奋斗拼搏的创业之路，总不应该是剧中从头到尾演绎铺展得如此这般几乎时时处处

都充满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到头来分崩离析的条条人生险路吧。

一个来自外埠的普通大学毕业生，为了自己难舍的初恋，只身在大城市打工搵食。不料偶遇慧眼识良将的帅才，吴谨言饰演的章小鱼，从此成为殷桃饰演的林睿悉心栽培的“打单”强手和知心好姐妹。且不说章小鱼能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普通柜员一跃而成为知名外企 SW 中国区总助是不是天方夜谭，而观众并没有像看到《安家》里孙俪扮演的店长房似锦那样耽于吃苦耐劳的可感可佩，及其聪颖伶俐的可近可爱。与其说网上一片吐槽声，是因了章小鱼扮演者“装”出来的“假”，不如说是观者心理上对编导刻意设计、大肆渲染的职场之“险”之“恶”，自然产生了排斥感乃至厌恶和憎恨。而折射出的这样普遍的社会心态，难道不值得入戏中而见戏外的人们警醒，对如何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何真正倡导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作出认真思考么？

当下社会，一如大行其道却不讲节制、不善自控、随心所欲的“无龄感”，我们不仅不该一味提倡甚或听任放纵，并且确实需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因势利导。同样的，不是所有“自我”都叫“正青春”；任何个体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评价、反思和肯定，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进取过程，但也是与人相遇、彼此相依的融合过程。

正因为我们知道的“青春受谢，白日昭只”的青春、我们体悟的杜甫所谓“青春作伴好还乡”的青春，分明就是“但道青春未谢，不知芳径苔深”的明媚春季，所以李大钊的“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春天”的感时喟叹，也成为了多少代矢志不渝、披荆斩棘的人们“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源泉和不竭动力。青春是美丽的光环不错，爱情是瓶上的鲜花也不错，不与迎面而来的春天失之交臂，不与生

命中的真爱擦肩而过，尤其需要的是，对追索什么样的“财路”、走好什么样的“情路”，我们始终须保持正确的初衷。

不是所有自我都叫“正青春”，也不是所有职场都是 SW。从来良禽择木而栖，好的职场不是战场，应该是招鸾引凤、凝聚人才、成就梦想的磁场。才俊的人品也好，翘楚的实力也好，一个出得了业内精英的高端职场，首先是一个有着杰出领导力、核心竞争力、人文向心力、善于激励员工发现自我、积极向上、凭借才干正当竞岗的现代化创新型企业。《正青春》中的章小鱼与林睿，从萍水相逢到携手并肩，从义结金兰到分道扬镳，我看到了不仅仅有唇红齿白、美貌如花的一众出类拔萃，我看到的更多是迷茫与清醒并存、诱惑与挑战同在、失望与失落相伴、无奈与无助相搏。如果没有了殷桃及刘敏涛精湛绝伦的表演，一部标榜“正青春”的励志剧，也就像碎片一地而难以拼缀的彩色花瓶，无人青睐。

■并非闲话

谁沾谁的光？

□蒲田广泉

光山作为一个县的名称，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个缺乏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人来说，是会发懵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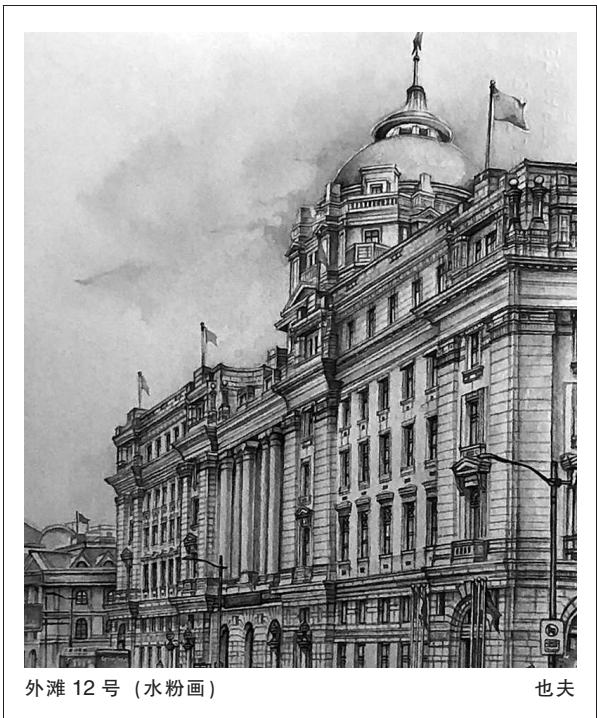
大家应该都知道，光通常会有以下的二种主要含意。一为光线，光亮，诸如灯光、烛光、萤光，以及日光、月光、星光，实质包括所有一切世间的亮光，甚至于延伸推广开去的时光、眼光等等一类的虚光。二为无，也就是没有，诸如光秃秃，光头秃顶。而最为典型的例子便要算是当年日本鬼子侵占我中华大地时候所推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了。按照通常的理解，光同山的组合应当属于后者而不是该是前者，譬如通常所谓的光山秃岭。只不过从人类理智出发去做解释的话，又似乎感觉到不应该如此这般的，当是前者的光(light)了。偏偏前者的光复杂，每每存在有各种各样特殊的历史成因，而且一时间还难以弄清楚这种组合的缘由及含义。以至于等到人们发现这光山居然是历史文化名人司马光的出生之地的时候便很有可能会做出草率的猜度——这光属于司马光的光，也即顺理成章地误以为光山县的命名乃是沾了司马光的光。

诚然，类似这种以人为地名的例子，倒也并不鲜见。譬如与光山相依附的新县便正是在 1933 年的时候，为了加强地方管理的需要而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析并原来河南的光山以及湖北的麻城、黄安三县之地组合而成的，赋名经扶县，驻新集镇。殊不知，这里“经扶”二字，恰巧便即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将军的字了。1947 年解放军攻占新集，改称经扶县为新县。当然，此类事情也只须当事人着意去对当地的历史做一点儿稍微的了解，就会发现自己的猜度实在是何等的肤浅、荒唐，乃至荒谬。光山历史悠久，周时为弦子封国，故而又简称之为弦，秦代置西阳县，当为斯地设县之始，之后隋开皇 18 年，也即公元 598 年正式设置光山县。至于何以称之为光山县，

自然必定会有各式各样的原由说法。司马光出生在公元 1019 年 11 月 17 日，这时候，其父正担任光山县的县令。而且也恰好是在此任上，司马县令生了个儿子并取名光，想其本意当也仅只是为了一种随常的纪念而已。可见，这里司马光的光还确实无疑地真的是光山的光了。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司马光无论如何也算是沾着了光山这片豫南宝地的山水灵光。

至于等到司马光长大了成名成家之后，尤其是最后成为中国历史上位重量级的政治家，史学家以及文学家了之后，对于其出生地光山县的反照力度肯定不会太小，特别是当那个闻名遐迩的“司马光砸缸”的民间故事在中华大地之上广泛流传的时候，无疑就给光山披上了一嘟噜令人惊叹不已的，人杰地灵的智慧之光。地以人出名的事情，历来有之。譬如老家诸暨便因为春秋战国时候出了一个西施美女而扬名天下，以至于一说起诸暨来就有人会美滋滋地称云，此乃西施故里也，一个出美女的地方！同样道理，只要一说起光山来，也一准会有人美滋滋地称云道，此乃司马光之出生地也，一个出智者的地方！如此说来，这光山地面还真是沾上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司马氏的慧光了。

人沾地的光，地又沾人的光。只是这样丝来又线去的，难免会显得有些寒伧俗气。私下以为，不妨雅称其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那才真正称得上文明大度而又不失智慧高韬。尤其在当今社会，差不多人人都已暖衣余食，随着国人生活水平之普遍提高而促动了旅游业的大发展。鉴于事实上相关的旅游资源又多见匮乏，以至于全国各地几乎都在竞相争夺、挖掘与塑造有关本土的历史名人的情况下，感觉光山的有关方面完全有必要把这篇“谁沾谁的”的文章做细做好做到位，以便为脱贫不久的光山百姓，铺设又一条绿色致富的新路道嘛。



外滩 12 号（水粉画）

也夫

■余墨谈屑

随感录

□毕洁

谣传的公式

美国社会学家 G·W·奥尔波特和 L·波斯特曼总结出一个谣传的公式：R=IXA。

R 是 rumour，谣传；I 是 important，重要；A 是 ambiguous，含糊或暧昧。这就是说，如果一个谣传的内容完全不重要或完全含糊、不暧昧，即任何一方是零，其结果也是零，完全成不了谣传；如果有足够的重要性，又有一点含糊和暧昧，或者稍稍有点重要却又非常含糊和暧昧，谣言便传开了；如果“I”和“A”两者都充分具备，那么，谣传就更强大了，流布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世间一切重要的人或事，总是带有一定的隐秘性。即使不是如此，在某些好事之徒的心中，他们仍然是隐秘而含糊

的，因此，谣言几乎总会有传播的空间。关键是世人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信谣，更不人云亦云传播之。

多听少言

古希腊哲人大多讨厌饶舌之徒。泰勒斯说：“多言不代表有才智。”柯隆说：“不要让你的舌头超出你的思想。”斯多亚学派的芝诺则认为：“我们之所以有两只耳朵而只有一张嘴，就是为了让我们多听少说。”

多听当然不是什么都听，还须善听。对思想者而言，听只是思的一种方式。他听书中的先哲之言，听自己的灵魂，听天籁，听无忌的童言。

少言是思想者的道德，唯有少言才能多思。舌头超出思想，那超

出的部分只能是废话。倘若你珍惜自己的思想，在表达的时候也必定会慎用语言，以求准确有力，让最少的言语蕴含更多的内容。

一尺的正中

按常识，一尺的长度，其正中是左右各 5 寸。这个算法连孩童都这么判判。

日本著名实业家本田宗一郎则不是这么判判的。他在商业谈判和经营管理方面，悟出了“一尺的正中不是 5 寸”的道理。他说：“因为 5 寸对 5 寸，双方就会直接碰撞，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双方于是无法进行洽谈，而且如果有人想居中调停，也无法挤入。而如果双方各自都让出 1 寸，中间便留下了 2 寸，情况就会大为不同，至少也可以使双方都有个立足之处。”